我曾被大河报记者朱长振试图性侵

事情具体经过是这样的, 2012 年夏天我大学刚毕业, 当时在山东采访,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大河报要创办公益周刊, 问我要不要跟他起, 我当时很意外他能想到我。

2011 年我在某报实习, 当时邓飞的免费午餐正火, 我被派去采访免费午餐。 其中_次实地采访是在他的老家, 平顶山鲁山县。 因为是他把免贾午餐谓去的, 所以我被建议采访他。 就这样认识的。 后来我还把我的台灯 、 书籍等物品捐赠给他主办的爱心活动。

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考虑, 就答应他回郑州联系。

回来之后的某个晚上(时间可查,在另一个手机上),他突然给我发短信他说今天排版到半夜12点,排完版叫我,我们好好谋划谋划这个公益周刊。

我想都没想就开心的答应了 (我当时还觉的午夜谈公益有点酷), 但是我室友知道后立马觉得不对劲' 劝我别去。 当时我男朋友也知道,打电话命令我不能去。

我还觉得不应该无理由怀疑人家, 况旦人家是调查记者,又是谈公益, 似乎找不到不去的理由。 男朋友叮瞩让我随时联系他。

晚上 12 点多,他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来到我住的地方。 我当时住郑州花园路与北三环交叉口。 当时天 黑也没想到注慧车型和车牌。

我当时设想的谈辜儿的地方是路口的迪欧咖啡。 见面后我说了去迪欧咖啡。 但我忘了不知道怎么打了个哈盼就过去了。 然后他说饿了,在我们街道路边湖南米粉店里吃了碗米粉。

期间我问了他很多次公益周刊的,他都口避,只字未谈。我想别看急,人家吃饭呢。

等他吃完饭,我问他去岘 他说先上车我想为晗不去迪欧咖啡呢 难道没带钱? 要去找肯德基? 就上车了,然后他才说,先去北环兜兜风吧。 在北三环,他一直往西开。 大概开到了北三环东方园附近。眼看路边没有肯德基, 我有点看急了, 再次问公益周刊的辜, 还提议找个肯德基, 他说太吵。

这期间我还提到了免费午餐的辜 我记得他说不跟邓飞台作了。 而当时我在新闻上得知,河南商报跟 邓飞联合做了一次活动 (他是大河报的) 。

我要求他停车, 他说别急, 不如去附近的酒店吧,我当时有点小震惊, 但依然没有怀疑到他的人品。 我说我坚决不去, 我们找个安静有人的地方谈完就行了。

他想了想,说那去我家吧。 我很疑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直接反驳, 而只是试深性问他) 嫂子没睡吗? 会不会影响她休息。 我只是想试探下他家有没有人。 他说她没辜。 我想那就是他有老婆了,那我就不怕了。

到了他家,没有开灯,我突然觉得我根本没有确定好他家到底有没有人。

我开始对他怀疑。 他从冰箱里拿了点西瓜, 厨房应该在进门右手边, 我记得开放式的, 冰箱在进门的门口附近。 他切了六概五六腑。 然后给了我一块, 自己吃了两块。 我的那块随便皎了几口就放下了, 后来画想也还是后怕。

我无慧吃西瓜、继续问公益周刊,他说先来参观下我家吧。

他带我去了他在少林寺学武功的儿子 (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儿子当时在少林寺学武功) 的房闾 那里有一个山地车,房间没人,床板都是干净的。

接着去了他们的卧室, 我当时脑袋都炸了, 确定没人。

我不敢相信他会这样! 于是开始跟他周旋 他拿出他曾经做调查采访时的照片,获得的奖给我看, 有汶川地震采访照片、 荣誉证书 (后来我一个学姐告诉我, 这就是大河报那批老男人们钓刚毕业学生惯用的伎俩, 就是让你先崇拜他) 。

他还给我拿出来他在中山大学训练营时期的照片。 我当时敷衍看扫了两眼 想着尽快逃离这里。 他也见我往外走,于是放下那些东西, 说那来窖厅谈吧。

在客厅,灯没全打开,有点暗,我犹豫要不要坐下。我记得他还还对我说坐下吧,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之类的话。

我问他,你妻子呢? 他好像没回答。 但他又说坐下谈。 我坐在了边上,正掏出手机回男朋友短信 (我当时不想让男朋友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很出格, 我回的是我马上回家, 我当时应该让他替我报警) 。

他看到了。 然后, 过了大概几秒钟, 他突然站起来,朝我扑了上来……我清楚记得当时还狠咬了他的 舌头, 导致他放开了一下,但一直压看我 (超级恶心) 。

后来他又把我压倒一次,就在这个时候我手机刚好响了。是我男朋友。

他立马警觉 稍微起来抢了我的手机 他以为我在录音或者报了彗, 可惜我都没有来得及,那是我男朋 友给我发的短信,告诉我回家路上小心之类的。

趁这个机会我站了起来 告诉他把手机给我,我没报警 同时快速往门口走。 在距离门口一米左右的地方, 他拉住我的胳膊 我使劲甩开了。

开门, 坐电梯, 下楼。这个时候他在屋里没出来。

对了, 我记得他家在 12 楼。 应该是东瑞园。因为今年端午节我陪亲戚去东瑞园 一下子就想到了那晚。 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东瑞园。

外面漆黑 我意识到我出门还没带钱, 啥也没带。 我没法打车回家,我想去门卫求救,但门卫没有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脱身。

过了会我还在徘徊, 他也下楼了。 他说送我,我没办法。 然后他上车,我也上车了。 上车前他要倒车, 很奇怪的是 倒车的时候,他竟然提出让我站在车的正后面去,我直觉是他想潼死我, 困为从没见过倒车让人站正后面的,所以我站在了边上的台阶上。

他倒了几下告诉我可以了。 我打开后面座位的门, 他说你坐前面 (副驾驶), 你坐后面我就不走了。 我坚持了一会还是坐到了前面。

上路舌,在中州大道上,车较少。他不知道走了多少次这条路,但是他竟然突然告诉我他走锚了,又要倒车'又让我站在车的正后面......跟上次一样,我站在了路边有台阶的地方。

倒完车, 这次我坚决坐在后车座。 然后我问他, 你竟然是这种人。 他立马一副我什么人啊 我做什么 啦的样子。 我就知道, 没录音我可能永远无法把这种在外面道貌岸然的人的真实一面展现给大家 了。

其实在这之前, 我也做过几篇调查报道 录音对我来说不是难事。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录音,一个是因为 我完全懵了, 我不想让被人知道为傻逼至此,一个是因为我的手机比较低级,没办法直接打开录音功 能。 而当事情发生时,我也完全没有机会。

2013 年夏天 我已经换了工作和城市。 在新的城市,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网上卖羊肉串】 而且还有很多我熟悉的媒体朋友转发。 他们似乎都在顶他。 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句大致意思是一个骗子在卖羊肉串。

然后男朋友和好朋友看到后都问我为什么这么说, 我鼓起勇气,第一次把事情告诉了他们。

当时在微博上 我渐渐觉得不对劲, 没有多少人相信我, 他说我是炒作, 倒是有不少人相信了。 我后来一怒之下删掉所有微博。 但是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内容: 估计每年的这个时候你都将无法安生,不是你良心发现主动忏悔,你也不可能这么做, 而是噩梦没有消失、恶徒还在熹无悔意的逍遥自在, 被伤害者的仇恨无法熄灭! 朱长振, 你在微溥上使用的低劣手段根本无济于事, 因为你没有为你的恶行忏悔过,所以微博只是表面。 我还是那个晋通弱小的女孩子,无法使用别的办法为自己洗去耻辱, 但是我会用我的坚持告诉你伤害别人不是不需要代价的。

然后, 我还给他发了 QQ,但是却招来他更多的羞辱和谩骂。 他当时同时用一个 QQ 号码一边假借他 老婆的名义羞辱我, 一边在无霓之羊的群里叫卖羊肉。 截图已经不清楚, 但大致能看清。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 他应该至今都一副憨厚老好人的面目在外,以着调查记者自居,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女生上当受骗。

2013 年我鼓起勇气说出全部细节和事实, 但是除了我的家人和朋友相信我,但在媒体圈我感受到了被疏远。

我最难以忍受的是他面对我的事实和细节,反过来故意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说让我至今不愿 回想的话。 他无端反咬一口的那些话, 让我彻底闭E了 5 年。 我再也不敢对外指出他性骚扰女性。 我害怕从, 承担不起被言语羞辱的二次伤害。

我觉得, 女性被性骚扰、 性侵, 最难的不是你站出来, 而是站出来后如何面对无端的羞辱和谩骂, 尤其是前几年性骚扰话题还没有经历过几轮舆论声讨的时候。 所以我理解甘肃那位伤心绝望至死的女 生。

补:事情发生的当口我没有录音,但是 我与他总共只见过两面, 连朋友都不算, 我至今却能画出他那套房子的平面图。 我对我说的每一个细节负责。

2018年7月26日